

著名世界譯漢

術技與人

著來格潘斯
譯孚兆董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Oswald Spengler 著
董兆孚 譯

漢譯世界
名著

人 與 技 術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譯者序

斯潘格來(Oswald Spengler)者，德國現代著名思想家也。以一八八〇年生，初從事鑛山業，後則專爲在野思想家之活動焉。其主著西方之衰落(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, 2Bde, 1917-22)一書，恰當德國大戰敗後社會危機四伏之際，問世，故頗轟動一時，而成爲思想之主潮。氏之哲學在說明各文化形態之特質；闡述各文化自身必然進於生長、繁榮、與衰落之過程，一如每一有生之物然；而最後斷言西歐文化已瀕於衰落，實一廣博之文化哲學論也。人與技術(Der Mensch und die Technik, Munich, 1931)一書爲氏近年著作，乃就西方之衰落一書之少許重要思想而特予發揮者。其內容不啻一生活哲學之發凡。

氏謂：『每一高等文化爲一悲劇。人類全體之歷史爲悲劇之歷史。』其認爲人生之不值留戀，人爲文物之不足恃，殆與吾國老莊之『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，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，絕巧棄利，盜賊無

有。」老子『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』莊子大宗師『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？子惡乎知惡死之非窮喪而不知歸者耶……』莊子齊物論同爲一丘之貉。但氏最後主張『吾人已生於斯時，必須勇往直前以達於注定之終點。此外無他途徑。吾人之義務爲奮鬥到底……此卽所謂偉大。』則與老莊之『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』老子『無爲名尸，無爲謀府，無爲事任，無爲知主。』莊子應帝王『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。』莊子天下篇之超脫精神迥異。吾國處此國難方殷，天災人禍紛至沓來之際，「憤」、「恨」、「悲」、「傷」而「消極」、「自殺」者正不知其有幾；倘閱此書而一變其人生觀以發揚吾國先聖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之偉大精神，則余此書之譯（余譯此書係根據英譯本：Man And Technics）爲不虛也。

作者序

於本書中，余將以余多年所從事之較大著作（譯者按即西方之衰落）之少許思想展示於讀者諸君之前。余嘗欲用余在西方之衰落一書中限定於「一般較高文化」之同一方法以研究此等文化之歷史根基（historical pre-requisite），實言之，即自人之諸種起源，研究人之歷史。但就前書之經驗言，顯然大多數讀者對於各大觀念全體尚未有一通貫之見（general view），因此彼輩遂為彼輩所近習之瑣碎範圍所困，而視其他之範圍，非邪即乖。其終也，彼輩對於余所敘述之事物，及余所為敘述之主旨乃得一不正確之輪廓。既如此，余現即相信「人之命分」（the destiny of man）僅能自「同時地比較地觀衆人之一切活動範圍」與「避免純從人之特殊生活方面說明某種問題（假定為人之政治問題、宗教問題、或藝術問題）之錯誤」以了解之。余信，果如此，則於斯道，可謂盡之矣。然在本書，余仍大胆提出若干問題。此等問題為多數問題中之少數問題。

但此等問題皆互相連繫，而因此理由，此等問題目前可有助於讀者對「人之命分之大祕密」作一便中之窺探。

目次

第一章 技術爲生活之策略 一

△過程與手段。鬭爭與武器。進化與實現。毀滅爲現實物之形式。

(上) 一

(下) 七

第二章 食草獸與猛獸 一四

△人爲猛獸。掠奪物與掠奪者。逃避活動與進攻活動。虎視眈眈之眼及其世界。

不能變更之「屬類技術」與「發明的人類技術」

(上) 一四

(下) 二一

第三章 人之起源：手與工具……………二五

△手爲觸覺與行爲之器官。製造工具與使用工具之分化。起脫「屬類」之束縛。

『眼之思想』與『手之思想』。工具與目的。人爲創造者。單純活動。自然與

「術」。人類之人爲技術。人與自然之抗衡。人之悲劇。

(上)……………二五

(下)……………三〇

第四章 第二階段：語言與事業……………三四

△共同作爲。成文語言已發生若干時？言語之目的，共同事業。事業之目的，人類

權力之擴張。思想與手之分離。領袖之工作與執行者之工作。首腦與助手，才

能之級次。組織。有組織之生活。國家與民族，政治與經濟。技術與人類之數。人

格與羣格。

(上)	三四
(中)	四〇
(下)	四六
第五章 最後之活動：機械文化之興與衰	五四
△理智之「威鏗士」實驗，工作假定，永久活動。機械之意義，被迫作工之一切 無機的自然力。企業、財富、與權力。煤與人口。世界之機械化。衰落之象徵，領袖 人物之減少。助手之反叛。技術獨占之失去。有色世界。結論。	
(上)	五四
(中)	五九
(下)	六六

附錄

人與技術

第一章 技術爲生活之策略

過程與手段。圖爭與武器。進化與實現。毀滅爲現實物之形式。

(上)

技術問題及其對於文化與歷史之關係，初僅表現於十九世紀。彼有其基本的懷疑主義——幾於絕望之懷疑——之十八世紀曾提出「文化之意義與價值」之問題。此問題使十八世紀遭遇一切較廣泛與更分化之問題，而因此創生吾人現代——二十世紀——觀察「世界歷史全體」一問題之能力。

魯濱孫克羅梭(Robinson Crusoe)與盧梭(Jean Jacques Rousseau) 赫茨爾 奧格蘭帕

爾克」(English Park) 與「田園」時代之十八世紀已視「原始」人(Original man)本身在未受文化薰陶以前，爲一牧場中之羔羊，質言之，爲一和平馴善之生物。而彼（原始人）之技術方面則全被忽略，或則縱被見及，亦被認爲不值道德家之一顧。

但自拿破侖(Napoleon)以後，西歐之機械技術，已經擴大，並挾其一切造成之城鎮、鐵路、汽船等，終逼使吾人充分而嚴重地遭遇此類問題：技術之意義爲何？技術在歷史中有何意義？在生活中有何價值？技術立根——社會地與形而上地——於何處？對於此等問題曾有多數之解答，但此等解答，最後可歸納爲兩種。

在一方面有唯心主義者與觀念學者，即歌德時代之人文主義的古典主義之滯留於後者(The belated stragglers of the humanistic classicism of Goethe's age)。此類人物視一切技術物與經濟物爲立於「文化」之外，甚或立於文化之下。歌德自身有偉大之現實意識，而於浮士德(Faust) 11卷中謀細察此種「新事實世界」(New fact-world)之最深處。但即在洪保德(Wilhelm von Humboldt)之著作中，吾人亦獲得此類「反對實在主義者」(anti-

realist) 與「語言學的歷史觀」(philological outlook upon history)之發端。此種反對與歷史觀於此「新事實世界」中用一歷史時代所產生之一切「圖」「書」之數以結算該時代之價值。一治者愈被認為不愧(in so far as he passed muster as……)一學術與藝術之提倡者——彼在其他方面如何非所計——愈被推為一重要人物。國家為使一切「講堂」「學者之書房與畫室」中所追求之真實文化得以實現之一永久機會。戰爭除為過去野蠻凶暴之遺跡外，殊不見信賴，經濟學雖則事實上為日常所需要，亦為某種平凡粗陋之物而不足置意。以一大商人或一大工程師與各詩人思想家等相提並論，幾為一謀叛(lese-majeste)真正「文化」之行爲。此種情形試就部克哈特(Jakob Burckhardt)之世界史之觀察(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)以觀，即可知之。此書為大多數哲學教授之一致意見（非僅少數歷史家關於此點之意見），亦恰為今日一般「視一部小說之創作為遠較一飛機引擎之設計尤為重要之事」之文學家與藝術家之意見。

在他方面則有唯物主義——就此主義之本質言為一英格蘭產物——此主義為盛行於十

九世紀後半中等智識階級中之主義，爲「自由新聞事業」與「急進羣衆集會」之哲學，實言之，即爲彼「自視爲思想家與先見者」之「馬克思主義著述家」與「倫理社會主義著述家」之哲學。

倘第一類之特色爲缺乏現實意識，則第二類之特色爲燥莽淺薄。第二類之理想爲功利，且僅爲功利。無論何物如其有利於「人類」，即爲一合法之文化元素，即爲事實上之文化。其餘之物皆爲奢侈、異端、或野蠻。

現「此種功利爲有裨於最大多數之幸福之功利，而此種幸福在於閒適不勞 (not doing)」——此就最後分析說——爲邊沁 (Bentham)、斯賓塞爾 (Spencer) 與穆爾 (Mill) 之主義。人類之目的被認爲在於儘可能以減輕個人之工作而置「重負」於機器之上。「超脫工資奴隸之苦海」，「娛樂、安適、與藝術欣賞之平等」，爲近數代大城市所表現之享樂主義 (Panem et circenses 吃與玩)。進步忙之粗俗人 (progress-philistino) 在每一支配機器活動以節省——假定如是——人類勞動之「把手」 (knob) 上，皆變爲抒情者。代替以前之真誠宗教者有

「『對於「人類一切成就」之膚淺熱忱。』此所謂「人類一切成就」不過「勞力救濟」與「娛樂講求」等技術之進步而已，於心靈無與也。」

現在，此類理想全非各大發明家自身所好（有少數例外），甚至非成熟之技術賞鑑家所好，而為彼輩周遭之各旁觀者（spectators）所好；此等不能發明任何物事（縱彼等從事了解此物事，亦終不能）之旁觀者恆以為暗中自有某種飛來之福。此外，唯物主義因在每一「文明」（註一）中皆顯出其缺乏想像力，此方面遂形成一「以「人間天國」（Earthly Paradise）——此人間天國覺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技術流行時之思想中——為人類之「究極目的」與「最後永久狀態」之想念。此種想念寧謂為對於真正進步概念之一可驚否定——在假定上否認「國家」之一可驚否定。司特老司（Strauss）之舊信仰與新信仰（Alte und neue Glaube），白拉米（Bellamy）之回望（Looking Backward）與倍伯兒（Bebel）之女人與社會主義（Die Frau und die Sozialismus）等書表現此等觀念；再無戰爭，再無法律，一切人民，一切國家，或一切宗教等之分別；無一切罪犯或投機者；無起於一切優越與一切差異之衝突，再無恨與仇，而僅有通於無

限代之無限安樂。願即以今日而言。當吾人仍活過此種平凡之樂觀主義之最後局面時，此等安樂亦造成一種「不寧帖」，實言之，亦感覺異常之懨倦（*appalling boredom*）——羅馬帝國時代之人民生活即如此——此種懨倦在讀此類田園詩（譯者按此指上文司特老司等之書）時，籠罩於全心靈之上。此等田園詩，即使其僅一部實現於實際生活中，亦能造成大批暗殺與自殺之結果。

上述兩種見地，在今日已成過去。最後，就二十世紀言，吾人已至一足以看透一切事實——其全體構成世界歷史之事實——之最後意義之時代。一切事與一切物非解為「一理性化的趨勢中之各個人之私人興趣物」或「羣衆之希望物與欲望物」。「彼必如此」（*it shall be so*）與「彼應如此」（*it ought to be so*）之地位，已為此鐵面無私之「彼如此」（*it is so*）與「彼將如此」（*it will be so*）所代。一顯赫之客觀態度已取十九世紀之情感態度而代之。吾人已知歷史為「不注意吾人之任何希望」之物。

相學之才能（*Physiognomic tact*）如余在別處所稱者（註二）——即獨使吾人能細察

一切表相之意義之性質（即歌德與「歷代人類生活及歷史之每一天生賞鑑家」之內識）——在個體中暗示個人之較深意義或個物之較深意義。

（下）

倘吾人從事於「技術本質」之理解，吾人萬勿自機械時代之技術着手，至於不自此曲見「機器與工具之流行爲技術之目的」着手，更不待言矣。

因事實上，技術遠始於不可記憶之洪荒時代，且非某種歷史地特殊之物事，而爲某種極普通之物事。技術之範圍遠擴展於人類以外，而及於動物之生活，良確，及於一切動物之生活。動物的——與植物的對照下——生活型式之異點，在於其能自由活动於空間中，並據有某種程度之量——大或小，在於其能自有意志而獨立於全部「自然」之外。在據有此等特點之中，動物不得不當自然之前維持其自身，不得不給予其「自有之生命」以某一種意義，某一種內容，與某一種優越力。如是則吾人倘果將對於技術附以一種意義，吾人必須自心靈着手，且必須獨自心靈着手。

因動物之自由活動生活（註三）爲競爭，且僅爲競爭，故競爭即爲動物生活之策略，即爲動物遭遇「外物」（無論此「外物」爲「動物」或「非動物的自然」）時之優勝或劣敗之策略。此策略決定此種生活之歷史，決定動物之命運是否屈屬於「外物」之歷史，或其（動物）自身爲外物之歷史。技術爲生活之策略；技術爲內部形式；競爭——與生活本身一致之競爭——之歷程，乃此內部形式之向外表現耳。

吾人所避免之第二種錯誤（譯者按此與前「吾人萬勿……」云云對言）爲「不憑器具之觀念理解技術。」夫重要者，非任何人如何造成一切物之形式，而爲任何人以之（物）作何用；非武器而爲戰爭。近代「以戰略爲基本元素」之戰爭，指出一普遍之真理（所謂戰略即指揮戰爭之技術，發明武器，製造武器，與使用武器之技術僅爲全體過程中之段落。）有無數之技術，其中毫未用一切器具，譬如猛獅智攫一瞪羚（gazelle）之技術或外交之技術是。或再如彼「在形式上保持國家以作政治歷史之競爭」之行政技術是。有化學技術與氣體戰爭技術。有畫家之繪畫技術，騎師技術，與駕駛飛船之技術。要而言之，技術爲一目的活動之事實，而非一「物」之事實。願